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記

汀州重修學

汀學凡三徙今學創於紹興癸丑太守長樂鄭公強也甲子踰再周修廢者非一人然皆量力惜費不過支吾其將壓藻飾其外觀不旋踵又敝矣寶祐戊午冬詔以宗正丞兼吏部郎臨海胡公出牧初謁先聖先師周覽黌舍淑蹈動容越明年己未改元開慶首繕大成殿次門廡濬藻池架石梁一準學制次明倫堂芳桂堂稽古閣御書閣皆撤而新之作正錄位

葺諸齋祭器庫經始於夏落成於秋凡用木石圻墁  
之工九千六百有奇泉粟若干緡石於是汀士祠公  
於學以配鄭公而正祿鍾明之周必等百餘人來請  
余碑其事余謝曰歌僑存校鄭人也頌僖修泮魯人  
也為獨守作中和樂職之詩亦蜀人王子淵也諸君  
奈何謙巽厲筆于耄荒之叟乎衆固請曰汀甫相去  
非若秦越也吾子非閩產歟余辟不獲則誦所聞以  
復曰古者一鄉一國必有善士修于家游于校舉選  
於鄉里一鄉之善士也楚之荀卿齊之浮邱伯伏生  
魯之申生一國之善士也修而至於子思孟軻則又

天下之善士馬瞻言茲土尚論先賢有擢紹聖乙  
科崇寧祠科坐上書入元祐黨籍者有舉隱逸入行  
不可致太守訪廬而拒不納者有擢隆興甲科歷館  
閣郎省剛介不苟合為餘干之上客考亭之畏友者  
此三數公之立身制行非諸君之東家立乎吏部公  
之崇儒恢學非今日之當袞乎諸君盍簪於是肄業  
於是殄式前修薰陶至教將見美俗成而異材出矣  
曩余與公並遊三館議者患士馳鶩罷遣京庠遊學  
公對延和力諫出而補郡其所崇尚如此素蘊然也  
衆皆竦聽予又曰自昔治汙者類言其俗易動難安

公書拉予但言士嗜學民樂業而已盖公既私淑其  
秀孝又勤拊其困窮於士若民有百年之思異時郡  
家常窘調度至公均濟倉增宿儲廂禁卒給全廩平  
糶佑厚盜賞力尚沛然邦人言公清苦不自封殖自  
下車積例卷所入別儲之以佐經費人見其厚於士  
民也不知其薄於己也儲君併記之學宮何如衆曰  
唯：公名太初

獨不懼齋

鄉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  
乎先生曰吾蠖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

吾寡聞無師子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為榮國  
毀不以為辱求諸我而已非不懼乎或以問答之語  
告予予曰此先生謙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  
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占  
錄牒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無友乎語曰勇者不  
懼克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  
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  
以聖賢為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旦叱齊侯尸少  
正卯即恂恂鄉黨之仲尼千萬人吾往亦藐：臨履  
之曾子也竊意先生不懼之旨如此或又曰子長于

先生九歲而卑下之如是也余曰生乎吾後吾從而  
師之古之道也了翁輩行在龜山前一則曰中立先  
生二則曰中立先生莆之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帥  
以聽不亦可乎先生名績德遠其字

### 小孤山

初寒翁之齋甚樸亭臺尤草：柳風容月足以吹面  
照懷而已二子亦隱居求志因先人之舊稍推廣之  
植梅數百株增屋數百楹曰付珠者二子自名自箋  
其義曰小孤山者予所名二子屬筆於余記之或問  
余所本予曰昔艾軒先生有吟詩合住小孤山之句

和靖林也艾軒寒翁亦林也此予為二子名軒之意也晉人園圃必有奇花異卉如洛之牡丹蜀之海棠廣陵之芍藥當其盛時靚粧炫服各極姿態及夫一氣淒變千林搖落向敷榮者今皆安在意造化生物之機緘至是息矣而梅出馬層冰積雪之後斷原荒澗之濱明月寶璐照暎穹壤幽蕖絕艷可敬而難褻凍槁自守之樂未嘗為玉蘂羯鼓之所點沈者獨此花為然余以為花中惟蘭人中惟孤竹二子魯兩生四皓漢羊裘男子晉柴桑處士似之訂其標度豈非百卉之先覺衆芳之後殿歟本朝自天聖明道



以高人勝士皆以和靖比梅甚矣寒翁之似和靖也二子之似寒翁也然則小孤山之名不屬之二子而誰屬

碧栢山房

昔讀孫興公賦及諸傳記所謂赤城如霞瀑流界道應真飛錫仙人采藥之地其高四萬八千丈比之海中蓬萊其山自天台西南馳抵仙居蟠紆聳秀小山浸清溪曰南峯而篁村在其陽友人陳侯德公之別墅也初繇小澗為深橋以通村稍進至雪厓松嶺柳灣蓮汧瀾望皆滄波山房在焉其寢息遊觀之處經

營樸斲之制甚簡素然極天下之幽邃又攀緣而上  
曰高齋曰丹砂硤曰竹垞曰梅庵曰月館曰石龜池  
曰漁磯曰白鷺灘曰桃花山凡二十所主人各紀以  
一詩其五言與韜川之倡和其七言與武夷之款乃  
音節相頡頏也德公棲遁其間久矣始若茹芝絕粒  
不預人家國者一旦遇明主內厯館殿侍旃厦外擁  
旌麾使越閩席未煖而銀信已至然寤寐舊棲之志  
本末不渝始德公采太白詩語自號碧栖至是上親  
御翰墨大書二字以賜龍騰鳳躍為帝中第一與先  
朝臣子諶臣成大薌林石湖之題相輝映德公寶奎

畫而侈聖恩扁于所居之樓又扁于山房屬予筆之  
客問余曰上臨御久聞士多以尺度進退士大夫  
惟於德公恨相見晚不次甄拔豈非一言誤意者耶  
余曰惡是何言也歲辛亥余以柱史勸講上問卿識  
陳仁王否對曰臣因尤熿陳鞮識之又問其見文字  
否對曰臣見其史論及丞詔撰進皇朝禮典行都志  
等書皆精博不可及上曰朕委卿史事何不辟以自  
助對曰昔曾鞏纂史辟陳師道為屬當時以師道布  
衣不服臣才學安敢望鞏恐未易辟因奏聖君所行  
即是故事若諭大臣姑令入館檢閱書成進用未晚

上稱善會余去國虛齋趙端明專史筆贊上決德公  
卒由檢閱登朝其奏篇凜然法家拂士也其論著粹  
然至言妙義也上聞其名非一日諸老薦其才非一  
人而尤為立齋杜丞相所知豈若虞卿車千秋輩乎  
客曰德公遭時如此不汲汲於雲龍風虎之遇合而  
拳拳於曉猿夜鶴之驚怨豈君臣相頌之義歟予曰  
謝公高臥東山掩鼻富貴鄴侯讀書衡岳無意婚宦  
其後邵符堅百萬輔肅代中興者世主強之非二公  
求之也客曰此異代事爾予曰神明隱逸豹林谷不  
求間達我章聖皇帝携其手登龍圖閣德公既力辭

大匠之召上亦以閩人愛德公進直小龍因任蓋將  
以待終南處士之禮而待之矣子姑俟之客避席去  
去因次第其語為碧栖山房記

惟孝庵

子真生墳自靈石移郭墓謂其近於祖父母郭墓距  
先塋僅二里子真猶以為遠景定壬戌之臘復移于  
官林其言曰同幼為寶章公鍾愛若望其可亢宗者  
今四五十而無聞其忝祖也甚矣官林在福勝之西  
二百步語音相聞依祖一幸也翁陂之山為震此山  
為兌坐向甲庚皆合瞻父二幸也惟孝之義詳於前

記今新庵落成願識歲月馬諺曰皮皮隔一皮孫子  
不如兒野哉是言也先民必念祖訓必述祖德尊禩  
忘祖俚俗之見學士大夫則不然漢韋氏自賢至孟  
五世河汾王氏自通至元則博士六世二儒猶繼其  
志續其書况王父之近哉初寶章公以雅望寒齋以  
卓行顯揚中舍子真子常又以至性高致顯揚寶章  
此誠為人子為人孫者之法夫全而生之必全而歸  
之然出而仕者與仕而貴者多虧少全今古一律惟  
林氏一門仕者不必貴處者不輕出嗚呼全矣

順寧精舍

余友卓君善夫奮甲科宰巖邑進列于朝甫一再還以風聞去尋起牧星渚瓜熟輒為人所奪家食者七年善夫處之怡然方且依先塋規寺藏於長基中幽堂前築精舍扁曰順寧援趙臺卿刻石於墓司空表聖賦詩於壙以自擬若將終焉請余記之嘉定改元余召明年善夫召余先引去善夫擢太史尚書郎向用矣余得其書顯庸之念薄止足之意多未幾果丐外君相留之不可適清漳弄印擁麾而過家上冢未遑他務首訪余曰君逋吾記吾誓石久矣余謝曰記者所以發主人未盡之意善夫已未

梁之作高矣美矣余何以加善夫請不置余惟順寧  
之義貫乎存歿之際古難其人邴丹仕不肯過六百  
石龔勝辭九卿而歸時行時止是之謂順彥回少立  
志行晚喪名節雖為三公常以扇鄣羞蓋倒行而逆  
施爾非順也黔奴謚夫曰康龐公遺子以安全生全  
歸是之謂寧夷甫身執朝權弟居方岳自謂三窟卒  
排墻而死蓋行險以徼幸爾非寧也善夫前退處無  
寂、之嗟後進為不汲、於合不以厚吾之生者為  
榮而以玉女於成者為樂使橫渠復出必為吾子撤  
臯比矣善夫名得慶



福清縣重建譙樓

縣譙創於唐之聖厯燬於寶祐之丁巳至景定辛酉  
王侯庚來縮銅墨喟然嘆曰門廡庫堂寢陋皆可緩  
惟譙所以宣朝廷詔令肅士民觀瞻之地化為焦土  
令不敢過而問使後世謂人無能可乎哉或曰如縣  
帑垂罄何侯曰賦不可增也民不可勞也然役不可  
已也捐俸千楮為倡帥馬公天驥助巨杉三十條諸  
寄公巨室合助楮六萬五千一百學職林裕泰陳達  
卿畫策請于州以待補據付縣給得楮八千四百諸  
澳願易船據得楮一萬二千六百計瓶楮八萬六千